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岭南的雨总是在晚上到来。

当然，白天也有。天气预报明明说没雨。一切安好，朗晴白日。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儿，高跟鞋，在树下咔咔地走着。

忽然，一片云彩悄悄地飘来，头上一黑，眼前一黑，哗啦一下子，瓢泼大雨就浇下来了。连躲闪的时间都没有，只好手里有什么东西就使什么东西，手忙脚乱，挡在头上，螳臂当车，管什么用。瞬间全身湿透。

还没来得及及愤怒，雨停了。好像谁跟你开了个玩笑。

湿透的女孩子继续往前走，但咔咔声不是那么稳健有规律了。

这种不好笑的玩笑，一年四季总有那么几回，夏天尤其多。

更多的雨是在晚上到来。

刚开始像风吹树叶的声音。

每个小区里都种满了树。棕榈树最多，也有芒果树。还有木瓜树。木瓜树多不是刻意种的，不知是谁，扔在地上几颗木瓜籽，一两年时间，就郁郁葱葱地长起来，隔着窗户露出半个身子，半夜看到会吓一跳。

树叶很密集，尤其棕榈叶，长而尖锐，一片挨着一片，挤挤插插，也不嫌热。

坚持不让女儿在业余时间学习学科知识，这是女儿有友出生后，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。那时上幼儿园大班的她，只接受了两种艺术类的教育——舞蹈、钢琴。而我，则成了一个“蹭课”的妈妈。有友爸爸笑话我：“30岁前没见过你有那么多爱好，30岁后大爆发啊！”

有友最先学的是爵士舞，从幼儿园中班开始。刚学了几堂课后，老师给我的回复是：“娃上课认真，动作标准，可是不记动作。”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，回家复习时，娃完全不记得上课学了什么。可上课时，家长不能在教室里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只能“皮厚”了。我跟老师说，希望能让我坐在教室角落，默默地旁听。意外的是，老师居然答应了。于是，我拍照，录像，不行再记点小笔记。回家，我对着笔记和录像，先自学。学会后，一个一个动作分解开来教娃。还真别说，镜子里看看，我觉得自己跳得还不错。娃在我的“高压”教学加每日复习训练下，倒也记住了动作。

偌大的电影院里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悠闲自得，一辆东方快车在“库澈库澈”地奔腾着。

这是我的包场。我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空间和时间，完全地沉浸在影片的情节中。我是这个电影院的主人，我主宰这里的一切。

我喜欢武打动作片，更喜欢悬疑侦探片。当年，日本的《追捕》，我看了很多遍，最近又看了，仍然觉得是一场绝佳的视觉盛宴。情节紧凑，节奏明快，布局巧妙，紧张刺激。并且已有了新版《追捕》。1980年代，我几乎看了电影院所有的电影，那时候一毛钱一张票，大概三四天就换电影。那是我生活的节奏。《刘三姐》和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我分别看了四遍。尤其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第一次看，是在杭州，第二次是在上海，第三次在合肥的三孝口，回到青阳，我又看了，每次看都泪流满面。有人笑我，情感的节制律低下。

我这是第二次看《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》。我记得那个矮矮胖胖的赫尔克里·波洛，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里有他，《阳光下的罪恶》里有他，他总是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八字胡里充满睿智。他曾

雨夜

风一吹来，刷刷刷。刷刷刷。搞不清它们在说什么，只知道它们在不停地说话。

它们一天到晚地说。白天人声嘈杂，淹没了树叶。傍晚以后，天色渐暗，各种声音疲惫了，要停歇了。叶子们的声音便凸显出来。

细听，有时候是雨。雨打在树叶上，乐观的人可以想到一首歌，就是那首，洗刷刷洗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。

树叶和雨声经常混淆。晴朗的夜晚，风吹树叶，刷刷刷；阴沉的夜晚，雨来了，也是刷刷刷。是阴是晴，在晚上看不清，只能凭声音听。这时候你就会佩服那些盲人。他们凭细微的差别，可以分辨出几张纸币的面值。

北方的夜，一阵秋雨一阵凉，飘零的黄叶从肩头掠过。凄清、落寞。有种世界走到尽头的感觉。

岭南的夜雨不冷。一个晚上的忙碌，连一摄氏度的热情都降不下。温吞吞的热，自始至终。

整整一个晚上，都是一个节奏。刷

刷刷刷。刷刷刷。

有时候突然变得很急，像馬拉松最后的冲刺，呼吸带喘，一步一步紧张。但终于不会乱了步伐。

雨里有一种情绪。自带的文艺范儿。半夜的雨，是青涩的，感伤的，轻灵的，拘谨的。如同年轻时的恋爱。伤痛，彷徨，纠缠不清，拎不出头绪。但有一种淡淡的撞不破的诗意。

到了早晨，疏懒了，放开了，不再是夜雨，是另一个雨。由多情的少男少女变成一个毫无禁忌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。

当年陈力原唱的《红楼梦》组曲，《葬花吟》《题帕三绝》《分骨肉》等，歌者与主人公们几乎结合在一起，“眼空蓄泪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？尺幅鲛绡劳解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。”多愁善感，弱不禁风。那种无尽的忧伤浸润听者的全身。

后来知道，陈力是我曾经生活过的某个城市的人。当初在那里接触过很多当地女性，尤其四五十岁的，嗓门大，有冲击力，粗壮，性别模糊。当然陈力不一定如此，但我还是不想见到陈力本尊，担心消解了原唱。

我愿沉浸在她的歌声里，就像沉浸在岭南的夜雨中。

同门师姐妹

在跳舞队列中，也从后排，调到了最前排。爵士舞摇头晃脑、略加夸张的动作，娃越来越到位。她参加爵士舞一级考试，取得了“优秀”的好成绩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我去参加考试，拿个“优秀”回来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学钢琴。学钢琴这事，完全是同事撞掇我干的。女儿从小爱唱歌，似乎有那么点音乐细胞，同事又是个特别爱听钢琴演奏的人，在他的多次撞掇下，我决定买钢琴。买钢琴这事，还得到了我妈的资助，她说她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让我学钢琴。而这句话，促成了我跟娃成为“同门师姐妹”。很多人说，大人学钢琴，没有小孩学得快，为了能跟上娃的节奏，我被逼必须“笨鸟先飞”，勤学苦练。而有友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和我抢钢琴。只要我坐上琴

凳，弹出声音，无论她在干什么，都会三步并作两步跑来，嘴里还嚷嚷：“我弹，我弹！”有一次去上课，老师一听就发现我没有好好练，而娃则是所有曲子一次通过。老师问我原因，我不得不招：“有友跟我抢琴练。”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也得好好练哦。”然后，老师又做娃的思想工作：“妈妈练琴也很重要，一定不能和妈妈抢哦。”有友弹琴，有畏难情绪，一练新的曲目，她就坐不住了，弹熟后，反而日日反复弹。作为同门师姐妹，我必须想点办法，所以每次上完课，基本都是我先练会，睁大眼睛盯着她，不让她有任何捣糨糊的地方。

那时，眼见着有友就要幼升小了，我没给她报幼小衔接的班，倒是准备让她去学游泳，我脑子的算盘是：我又可以蹭课啦。不过，我觉得课必须得蹭，因为这样，娃才没机会在家练习时捣糨糊，不过也感谢有友艺术学习时遇到的老师，让我有机会成为她的“同门师姐”。

一个人的东方快车

经凭自己的聪明，挽救了许多战友的性命。美国商人雷切特死了，死的蹊跷。电影让你在乘客们平常的交往中，引出一个完美谋杀案的线索。波洛在与乘客们不经意的交谈中，经过层层推敲，揭开一个个谜底。它营造了一个神秘的氛围，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理：打破砂锅追到底，让你在精彩纷呈、环环紧扣的推理中，圆了一个梦。

人生第一次看电影，是在1970年代初期，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。我与几个小伙伴，跑到八九里外的村庄。墙壁上挂着一块白色幕布，风一吹，白布轻轻地摆动着。一只小小的放映机，一束光打在白布上，像探照灯。不大的场地上，挤满了人。我一不小心，掉到一个露天粪坑里，弄得裤子湿漉漉，身上臭烘烘的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坚持看完幻灯片《智取威虎山》。我不记得内容，也没有听到声音，只有杨子荣威武雄壮的模样依稀印在脑海里，好久好久，都在津津乐道。

当我们还在看幻灯片时，日本已经拥有了许多彩色电影，特别是我最近看了日本的武打片《宫本武藏》《镇头市》等，那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。这样的差距让人不禁唏嘘感叹。那时候，中国还在尝试破解传统的思维模式，开始走向现代文化的探索之路，拼命地要破要立。我为有这样的差距而感到痛心。日本是战败国呀。为什么我们的技术、资产和建设都比日本薄弱。可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却有着一颗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。

就像我现在，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，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自豪感。那环绕立体的声音，那彩色的画面，那奔驰的火车。这是发展七十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！

鲁迅在1933年9月7日就写了《电影的教训》一文，即使是下等华人，也可以在楼下欣赏杨小仲的《瑶山艳史》，大不了拥挤不堪，没有楼上白人和阔人的舒适而已。为什么几十年后，我们还在看幻灯片和无声片？并且还有那么美好的感觉呢？

毕竟这是一个人的东方快车，火车在库澈库澈地奔驰着。

◇ 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